

向你的人生之海奔去

徐州中学高二(2)班 李思辰

当全社会刮起“上岸热”时,我不禁怀疑:如此辽阔的人生之海,真的有“岸”吗?

当名校的学生在面对采访镜头时毫不掩饰自己的焦虑迷茫;当读到某个“成功人士”的访谈,发现他仍在不眠不休地奋斗;当自己经历了一次成功,发现快乐很快消耗殆尽,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压力之时,我逐渐明白:所谓“上岸”,或许自始至终就是个伪命题,“岸”根本就不存在。

诚然,人们对“上岸”的渴望反映了人们对安稳生活的向往,这是人性使然。同时,也反映了人们的自我追求,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,这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,不断实现自我超越。然而,在这个快节奏、流程

化的时代下,“上岸”却被异化为了心安理得地躺平、停摆,人们追求的不是“上岸”本身,而是那种一劳永逸的感觉。

现实之岸当然存在,毕竟这里风遇山止,船到岸停。可我们的人生之路呢?我们的人生之岸真的存在吗?

“我是杨士莪,用一生让中国聆听大海的回响,从水声定位到南海探测,只要祖国需要,我的人生永无彼岸。”“我是叶嘉莹,用一生将不懂诗的人接到诗里来,自师从顾随至授人诗书,只要文化不灭,我的路就永无彼岸。”抑或,现在我是我,高考“上岸”大学后人生就轻松了吗?考公考编后就不需要提升自己了吗?我们来这世界一遭,所期待的难道不是灵魂与未知碰撞的多样火花吗?那么,请

你放眼这人生之海,还有“岸”吗?我想,没有了。

同时,与其一味谴责“上岸热”,不如反思究竟是何种力量在驱使个体做出这种选择。这背后,便是优绩思想在作祟,按照它的逻辑:只要努力,就能获得相应回报。一个人没“上岸”,只能说明他不够努力。这套说辞看似公平,实则残酷——它以单一标准衡量人生,衍生出了单一的“成功观”。

值得庆幸的是,社会与时代正在悄然发生改变。人们逐渐意识到,随着社会发展,每个人的人生追求越来越多元,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越来越丰富,根本不存在一种绝对客观理性的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“能力”。于是乎,我们发问:“谁定义了岸?岸只

有一个吗?你的岸和我的岸是同一个吗?”一次次发问,本质上便是人们的认知觉醒,时代进步。

如今,再次听到“上岸”一词,我已不再把它当作是人生的终点,而是人生路上一次短暂的喘息,下次收获的开端,抑或人生新篇章的起点。

词语是有力量的,有温度的。它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,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。青年是常为新的。从对“上岸”的痴迷到反思,从赋魅到祛魅,更是深切展现了新一代青年的不盲从、会思考。亲爱的读者,愿你我不再向往所谓“彼岸”,而是在人生之海中逆流前行。

指导老师:柏云

以时代之变,追求“幸福”的本真

徐州中学高二(14)班 程子轩

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,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。对“幸福是什么?”这个问题,似乎从未有一个标准答案。即便是同一个人,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幸福的认知也截然不同。这种变化,不是简单的观点更替,而是一场心灵的成长与时代的变迁。

年少之时,“幸福”往往与即时的快乐与目标的完成紧密相连。一颗糖果、考出好成绩、赢得比赛,这些“被看见”的时刻成为幸福的代名词。于是我拼命奔跑,以为跑过了终点就能获得持久的幸福。然而,这种幸福直接、纯粹,但也有其局限——它依赖于外部刺激,来去十分短暂。快乐的源泉一旦消失,幸福感便随着而去。

不可否认的是,这种向外追寻的幸福观,常常会引发更深的空虚。心理学相关研究表明,那些中了彩票的人,在短暂的狂喜之后,幸福感往往会降低到原来的水平。这说明,从外在获取的幸福感是不持久的。

“幸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:它很难向内求得,更无法向外索取。”

对于“幸福”理解的变化,发生在青年不断成长、开始向内探索的时刻。当我们不再把幸福等同于外部条件的满足,转而去关注内心的状态与生命的质量,对幸福的理解

便又更深了一个层次。我们意识到,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,而在于珍惜已有的,并为社会创造价值。于是,我开始期待每天仅仅几分钟的晚霞,感动于放学回来后热气腾腾的夜宵,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,在付出中收获安宁。

这种在青年身上尤为明显的理解的变化,与时代的变迁密不可分。随着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长、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,今天的青年更注重自我实现与精神满足。“躺平”“内卷”等热词的流行,表面上看来是消极的逃避,却也折射出青年对单一成功模式的思考以及对幸福本真的深层理解。他们不再追求做一个“成功人士”,而是期待内心的安宁。

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却精神焦虑弥漫的时代,重新定义幸福,不失为一剂清醒的良药。我逐渐明白:幸福不在短暂的满足里,不在别人羡慕的眼光里,它就在此时此地,就在日常生活的联结中,在内心秩序的安定中。

时代在巨变。青年处在历史的交汇点上,具有无限的创新热情与动力。以时代之变,追求“幸福”的本真。愿我们在这场漫长的认知之旅中,越来越接近“幸福”的真谛。

指导老师:王彩云

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

徐州中学高二(16)班 倪智善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

西方语言学家认为,我们处在一个被语言建构的世界里:有些语言通过声音影像而呈现,有些则借助意蕴丰厚的符号凝固留存。我们通过词语的窗口窥见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痕迹,却不知自己也融入历史的洪流,在时光里踽踽而行、起起落落。

历史这个词,是对过往事实的概括与凝练。它读起来那样轻巧,仿佛一把古铜色的长剑,埋入大漠黄沙的底色里,便可以概括分久必合、合久必分的规律。我们见惯了宏大的叙事:秦朝一统天下的霸业、三国鼎立的纷争、唐朝的繁盛、宋代的偏安、清代的闭关锁国。古时的狼烟飘不到后世,可诗句会替古人说话: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。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。唐诗里的风沙、宋词里的烟雨都化为文字的注脚,古时的明月依旧照耀着后世,可月光已非古月光,我们只能借词语遥想古时的清辉。

当数以千计的科技裹挟着数以万计的生活向前,词语也迎来了巨变。历史已从一个冰冷的名词,变成了在传承中重生的载体。幸运的是,继承精神就可以触摸那个时代留下的蛛丝马迹;可悲的是,历史展柜里陈列的化石骨骼,或许只是历史长

河里偶然留步的回响。人们不再频繁窥探历史的足迹,因为太多的当下催促我们向前,少了回望的脚步。

历史的延伸,早已抵达我们脚下。是时代的车轮驱动着文明的不竭动力:从2008年奥运圣火点亮华夏,到今日非遗书法墨香传续;从众志成城抗疫史诗,到人工智能开启的崭新纪元,我们始终踏着前人铺就的道路,走向更远的前方。历史这个词,本身并没有古人曾有过的惊惶,前路辽阔,彼岸在望,别离浩荡,古今并无不同。它只是让我们凝聚起最初的热望,在时代的节拍里,望见生命的力量之和。文字与符号仿佛在刹那间完成蜕变:村落成了国,符号成了诗,呼唤成了歌,而未来的历史,正由我们亲手谱写。

历史一词,承载了太多过往的重量。在时代的洪流下,它便如那轮亘古不变的明月,照过古人,也照见今人。我们在这样的月色下,收拾好行囊,将过往的徘徊与沉沦交还给时光,在苍茫大地上,守住人性的正位。

青年是常新的,历史也是步步更新的。我们透过历史一词,采撷世界之美,用初心的光照明亮前路的沧海与山河。未来的盛世,正等待着我们以笔为剑,以行动为墨,亲手谱写新的篇章。

指导老师:王琛

